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柏拉图的神学

[古罗马] 普卢克洛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柏拉图的神学

[古罗马] 普卢克洛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的神学 / (古罗马) 普卢克洛著; 石敏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2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ISBN 978-7-5203-0698-0

I. ①柏… II. ①普…②石… III. 柏拉图 (Platon 前 427 -
前 347) —神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38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 彪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40. 25
插 页	2
字 数	559 千字
定 价	11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 年再版序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

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

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时

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基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

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
是为序！

包利民 章雪富
2016 年 5 月

2004 年译丛总序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做“两希文明”。顾名思义是说，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即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80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为具有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别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一方面，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剧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兴起，企图为个体的心灵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路线，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剧变之下，人特别关心人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另一方面，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最终遭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从而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是一条难得的路径？

还有，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的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就是集中选取希腊哲学第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新柏

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向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 and 关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干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现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的特点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这些，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也属于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计划之一。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包利民 章雪富

2004年8月

中译本序

普洛克罗(公元410或者412—485年)^①是公元5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其时,新柏拉图主义内部已经出现两个有着明显差别的发展趋势,一是把柏拉图及其柏拉图主义哲学系统化,形成纯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体系,二是把柏拉图主义与其他哲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形成亚里士多德主义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普洛克罗是前者的代表,辛普里丘则是后者的代表。在柏拉图学院之外,还有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这是非学园的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传统,代表人物有卡帕多西亚教父和奥古斯丁。卡帕多西亚教父的思想出现在普洛克罗之前,奥古斯丁则与普洛克罗基本是同时代人。不同类型的新柏拉图主义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古代晚期的思想进程,形成了古代晚期西方思想的综合性特质。

一

在古代晚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不再是单向度的思想发生关系。希腊哲学不再是发生的主导方,基督教也不再只是接受方。普洛克罗是

① 近期汉语学界较仔细探讨普洛克罗文本的有谭立铸“基督教的信仰:论证抑或叙述?从普罗克鲁斯眼中的柏拉图神学入手”(见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7期2007年秋季号)。

在回应基督教言说方式中塑造其所谓的神学，基督教思想叙事方式是普洛克罗发展其哲学言说的内在要素，因为古代晚期的思想主导方是基督教。阅读普洛克罗的著作时，需要从柏拉图主义传统和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中去理解。普洛克罗以神学模式诠释柏拉图哲学，不能不说有基督教的影子。普洛克罗认为宇宙演化是三一体地展开的，三一体是神圣世界的结构性特征，这都可能受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的影响。当然，普洛克罗演绎其思想时，确是从柏拉图的著作尤其是《蒂迈欧篇》的几何学说和《巴门尼德篇》的理念论出发。《蒂迈欧篇》认为宇宙是由几何图形演化构成，而宇宙图形的基本模式是三角形（三一体），其背后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毕达哥拉斯主义是普洛克罗的《柏拉图的神学》的基本观念，而影响普洛克罗将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的毕达哥拉斯学说运用于柏拉图全部著作，则可能渊源于基督教神学的挑战，因为这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主要都是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新柏拉图主义者。

普洛克罗对基督教思想也有深远的影响。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中，托名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受普洛克罗影响甚深。普洛克罗阐述了神圣阶梯的思想，托名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则在基督教的思想框架内发展了这一学说。在此之前，普罗提诺已经有神圣阶梯的初步想法。当普洛克罗称他自己有关柏拉图的言说是神学的言说时，他已经在使用普罗提诺思想的模式。因此普洛克罗否定这样的指责，即批评他毫无章法地搜集和堆砌柏拉图著作的资料。普洛克罗认为他有整体性理念，在互释互证柏拉图的对话时有整体性框架。这个说法是准确的，《柏拉图的神学》一书的思想内核应该就是神圣阶梯学说。在否定哲学方面，普洛克罗也承继普罗提诺，本书反复提到的 *hyparxis* 与普罗提诺的太一学说就有较密切的关联。中文翻译很难找到确切对应 *hyparxis* 的翻译，它的意思是“任何事物的最高点”。普洛克罗称太一为本体的 *hyparxis*，这是指太一之上已经没有本体，太一的 *hyparxis* 只能存在于寂静 (*silence*) 里面。普洛克罗还指出任何神圣事物都有 *hyparxis*，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流溢说，

把流溢说作为一种内在性要理，以解释神圣阶梯间的内在连续性。普洛克罗的这个思想原理是新柏拉图主义宇宙观的重要发展，它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心理学提供更严密的本体论基础，即何以静默是一种与内在性和神圣性直接相关的联结。这也影响托名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他很注意守护静默的神圣性。普洛克罗的哲学还对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神圣阶梯学说以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产生过影响。由此而论，普洛克罗不仅是柏拉图主义在古代晚期的高度综合，他的思想充满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和西方思想传统。据此还可以说，影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不是单纯古典希腊意义上的柏拉图哲学，而是新柏拉图主义化了的柏拉图哲学。

二

《柏拉图的神学》是普洛克罗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依照普洛克罗的看法，本书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柏拉图关于诸神的普遍看法和分布在对话录中的神学原理（本书第一和第二卷）。第二部分讨论诸神的全部等级以及不同等级的神的不同特点（本书第三、四和五卷）。第三部分讨论不同对话录中柏拉图对于不同位置的神的赞美（本书的第六和七卷）。本书的第七卷已经佚失，现在的内容是英译者根据留存下来的残篇补缀而成。

普洛克罗称本书为神学，是因为本书以希腊诸神为讨论对象。本书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柏拉图”的神学，因为所论的诸神与柏拉图的对话录都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普洛克罗秉承柏拉图及柏拉图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从理智性关联分析诸神的存在。虽然普洛克罗分析时毫无疑问加入了许多小亚细亚和罗马帝国的有神论，然而希腊理性主义的精神仍然是其脉络和精彩所在。

什么是普洛克罗所谓的“柏拉图的神学”呢？在两个地方，普洛克

罗有专门的论说。本书第一卷讨论了柏拉图不同对话录的不同神学方法；第七卷依据神学对象所涉及的不同神圣等级指出三种不同层次的神学（第四十五章）。两者之间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然而基本观点差别不大。普洛克罗认为，神学是理智地探讨事物的最初的和完全自足的原理，是关于神的学科（本书第一卷第三章）。简言之，神学是体现理智之本质的学问，它的对象是神，它的方法是运用理智的方式。

那么神学探讨方式为什么非得是理智方式呢？在普洛克罗看来，神学所展示的关系是理智性关系。理智性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理智或者理性，即所谓的合乎逻辑的严密性，而是就实在性说的。透过实在性所体现出来的理智性的神的流溢，表现为理智探讨方式的无形体性，或者说正是理智、也唯有理智才指向那种无形体性本身（本书第一卷第三章），因为如果理智指向有形体性的事物、并且理智本身是形体性的存在，它所探讨的就不是神，而是现象世界。由此神学是讲论神的特殊方式，它不是叙事，不是仪式，不是实践，而是知识论。然而反过来说，这种知识论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普洛克罗所谓的神学强调讨论对象（理智神）和谈论方法（理智性实在）的合一，谈论就不只是没有实在性的谈论，而是一种生活、一种内在性的展示、一种关联性的介入。这就诠释了神学与生活的关系、或者说神学在生活中的视界。普洛克罗对神学的界定是从理论理性把握实践理性，把理论理性定位在实践智慧的层次。这既可以說是普洛克罗对于柏拉图神学的精彩转化，也可以说体现了晚期希腊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的一致性趋势。

那么，理智性言说是否成了神学的支配性方式，或者说神学言说是否必须是理智性的？于普洛克罗而言，答案是肯定的。普洛克罗认为神学其实是第一哲学，如此而论神学是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名词。希腊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在这里取得了它的绝对优势，这就是借用超越性之名指超越性之实，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与在的同一。这个超越性之名基于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的分野，它所指向的是无形体性的实在。在柏

拉图和普洛克罗的语境中，所谓的无形体性不是与一切人的理智形式绝对脱离了关系的无形体性，柏拉图和普洛克罗坚持理智的无形体性在神人之间的共有普遍性。由此，以哲学之名所借助的神学方法其实最终只是自我救赎的表述。这也正是希腊延续在西方形而上学之思即非宗教性言说的人文主义根源。无论它以怎样的形态出现，它都只是希腊的。希腊思想之于基督教的抗拒其实也表现在普洛克罗本书写作中试图发展的一种张力中。普洛克罗在面对基督教神学的叙事模式时，试图发展柏拉图思想的以知为主导的神学言说，驱逐神学言说中具支配性的信仰生活模式。由此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家借助希腊哲学展开神学言说时，他们没有单纯使用希腊性言说，其犹太—基督教的言说模式反使希腊哲学感受到深刻的危机。

三

普洛克罗在使用知识论模式综合柏拉图对话录并发展其神学时，是感受到基督教运用希腊哲学言说方式的压力的。显然，早期基督教神学尽管使用希腊哲学表述圣经的叙事，然而他们仍然对这种共有的普遍性（理智性言说的适用性）持保留态度，或者说他们限定了理智性言说的共有普遍性。他们不是直接用“以信求知”的方式限定这种共有的普遍性，而是指出理智性言说运用的有限性、即指出理智的否定性以限定理智的普遍性。无论斐洛、奥利金还是卡帕多西亚教父，还是拉丁基督教的思想家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都注意到希腊哲学之于神学言说的贡献不仅在于理智性言说所具有的普遍性，而且还显示理智性言说的有限性。只不过拉丁教父以显性的限定对抗希腊哲学的言说张力，希腊教父则以隐性的限定对抗希腊哲学的辩证言说。显性的限定是通过正面确立圣经叙事中自我启示的神的叙事性模式，隐性的限定则通过划分第一哲学的有限性建立神学。斐洛是隐性的限定性言说的倡导者，奥利金则似

乎迷失在柏拉图的神学模式中，卡帕多西亚教父则作了清楚的纠正。当理智思辨的终点显示的却是理智的无知时，基督教思想家意识到：希腊神学知识论必然显示其思辨的有限性，展示依据理性自我所显示的思想必然是封闭的。当早期基督教神学家采用希腊哲学的思辨以展示基督信仰的严密性和精致性（合乎希腊性）时，反倒显明了希腊哲学精致性思辨的破绽。

普洛克罗显然不认可基督教思想家所指出的希腊哲学或者说神学叙事的有限性，他试图在基督教的话语性脉络和方法论压力中发展希腊神学的叙事空间。普洛克罗认为，柏拉图神学始终要探讨“是什么”，知识论则探讨“如何是”。柏拉图的神学结合了“是什么”和“如何是”，这就是神学言说的基本方式。普洛克罗关于神学的分类都指向这种方式，如辩证法式的（《智者篇》、《巴门尼德篇》）、数学表达式的（《蒂迈欧篇》）、象征式的（奥菲斯教、《普罗泰戈拉篇》）和神话式的神学表述（《高尔吉亚篇》、《斐德若篇》、《国家篇》的某些部分）都指向“什么”，即这个谓词（“是”）的“实现”（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柏拉图的神学”正是要呈现“是”（存有）的“实现”即“是”（存有）的知识论。就希腊哲学来说，“是”（存有）的问题已经清楚，只是在如何呈现“是”（存有）上有争论。柏拉图、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建立了“是”（存有）的呈现方式，普洛克罗在这条神学知识论的路上继续推进其呈现方式，这就是他所谓的理智性神学方法。早期基督教主要也是循着“是什么”或者说循着实体方式继续其神学思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有相似性。然而当基督教思想家从实体观探讨神的自有永有的真实性时，不等于这必只是希腊的，只能说他们同属于古典思想范式，因为他们都是依据认识实体确定自己生活和经验的意义。

由此，普洛克罗的希腊神学思想方式必然与希腊基督教神学之间存在张力，毕竟后者不是纯粹按照希腊神学的思辨方式展开，而有希伯来（犹太—基督教）传统寻求理解的独特的理智性方式。希伯来（犹太—基

督教)的神学言说历史理性地使用哲学思辨,希腊神学的思辨方式则纯粹地运用哲学思辨。然而真正形成冲突的并不是他们思辨的理智性形式,而是他们探究对象的差别,就是希腊的实体论与希伯来的主体论的差别。希腊哲学(神学)把“存有”视为客体性的实体,而希伯来(犹太—基督教)则把“存有”视为主体性的实体。尽管希腊基督教神学家也使用希腊哲学(神学)的思辨方式,然而他们肯定感受到两种不同对象所引致的思考方式的根本冲突,这种希腊基督教神学所包含的主体性实体言说的内涵,反过来则又影响到普洛克罗。当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循着柏拉图的方式探讨“神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也包含“神是谁”的追问,这意味着基督教神学在使用希腊哲学时已经有所转换,因为它内蕴了纯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方式。当普洛克罗感受到早期基督教神学使用希腊传统却令希腊向着希伯来方式转向时,他觉得有责任复兴柏拉图神学的纯正希腊传统。

即使如此,普洛克罗还是无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他推进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否定哲学时,以一种给希腊哲学思考留存本体性思考的否定形式,为“实体性”探究留下“主体性”的空间。这可以解释否定神学何以在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不断出现的原因。否定神学以一种希腊方式指向非希腊,从“是什么”转向“谁”。否定哲学(神学)把“谁”的问题清楚地显示为知识论究问的难题。普洛克罗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否定哲学(神学)是从希腊传统对于早期基督教神学言说方式的反思性回应,包含了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借助于柏拉图或者普洛克罗的神学知识论模式时的质问:希腊罗马思想是否已经真的明白了“存有”?换言之,它真的明白“谁”的问题吗?这就是古代晚期思想的“希腊之思”与“非希腊之思”的冲突,即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冲突,使得柏拉图主义的希腊之思不断呈现思辨的界限。这大概是今天阅读普洛克罗这部著作的现代性意义所在。由此,当我们进入古典传统时,可以窥见那种被现代性反诘、事实上却是反诘现代性的古典思想的坚硬维度。

《柏拉图的神学》一书篇幅庞大，内容复杂，综合性强。翻译此书难度不小，许多译法没有先例可循，相信定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恳请学者和读者指教。本书依据英文本 *The Theology of Plato* (English translated by Thomas Taylor, published by The Prometheus Trust, 1995)，由浙江工商大学的石敏敏博士译出。

章雪富

2004 年 10 月

目 录

2016年再版序 | 1

2004年译丛总序 | 1

中译本序 | 1

第一卷

第一章 | 1

前言，阐明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以及对柏拉图本人和接受他哲学的人的赞美。

第二章 | 3

什么是本文的讨论方式，以及读者必须预先具备的条件。

第三章 | 5

根据柏拉图，一个神学家是怎样的人，他从哪里开始研究，一直上升到怎样的实在，他特别根据灵魂的何种能力得活力。

第四章 | 9

根据柏拉图讨论的神学理论划分的神学类型或样式。

第五章 | 13

主要从哪些对话可以呈现出柏拉图的神学；每篇对话向我们谈论的是哪一等级的神。

第六章 | 15

一种反对观点：反对从众多对话归纳出柏拉图的神学，理由是这样的神学既不完整，又被分割为细小的部分。